

文化人老杨

□张陵

化。他亲自设计,杨春风负责撰写文字说明,把博物馆搞得既专业又通俗,好评如潮。老杨真上瘾了,又种上了三分地的水稻,不施化肥,不洒农药,用传统的农事方式耕作,一丝不苟。个人收获好稻米是小事,还原稻作农艺是大事。

老杨并不搞收藏。可在他眼里,老物件、旧东西都是宝贝,都得保护好,哪件也舍不得丢。他还专门写成书出版,那本《辽河口老物件》在当地很受欢迎。他将很大的精力用在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,兴味盎然,乐此不疲。一说起非遗之事,眼睛都发光,话也多。这事费体力,又耗神,没有老杨这样热心投入的专家,还真撑不起来,更坚持不下去。我参观过大洼区的非遗馆,摆着老农具、旧家具、铁匠铺的工具、老作坊的工艺品、民间传统服装、老店里的糕点甜品等,杂乱得很。要在以前,这都不会被当回事。现在到了老杨手里,这些老物件都变得有精气神,成了城市文化的亮点。

眼下,老杨正操心着老船坞的事情。这个船坞他专门带我去过,都是些老船、破船、散了架的船,柴油机、螺旋桨、仪表、船舵、船绳、船钉扔了一仓库。我从小在南方海边长大,大船小船见多了,并不太当回事。老杨提醒我,不能小看这座船坞,它承载着辽河口百多年来一段高光的历史。那个时候,濒海的渔村二界沟聚集了很多渔民,他们都用木船,也爱用木船。我们脚下踩的,就是把排船手艺延续至今的造船厂——当地人把木船制造叫“排船”。如今按照生态文明建设战略,不再动用国家宝贵的木材资源造船,造船厂停工了,木船时代终结了,热热闹闹的船坞寂静的了。这里不再送船出海,却承担起收容退役木船入坞停靠的任务。进坞的木船越来越多,密密匝匝,以往看上去很大的船坞装不下,有不少木船只好停搁在岸边的芦苇丛中,或搁置在田边的小河沟上,任风吹雨淋,一时无法照看。有些船只只已被拆解,更多船只正在等待被拆解。老杨心疼,向相关部门建议,把这座船坞和这些木船,作为“工业遗产”先保护起来,再进一步探索如何进行文化价值的开发。

和老杨交流,发现他个性谦和,想法执着但并不固执,情感怀旧但并不守旧。城市扩容,要拆掉一条老街,改建现代写字楼,老杨心疼了好久,最后总算想通了。城市更新,现代化建设,协调发展,该让的还是要让,该拆的还是要拆。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不过有一次,老杨真发怒了,不退让了。

他带我去参观大辽河边上的一座废弃的抽水站。站在河岸上,看着正在结冰的河面,老杨说:“我在这里真发火了。”

原来,这个抽水站为日本侵华时所建。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,在辽河口地区尝试推行水稻种植。然而大片盐碱地需要辽河淡水不断冲洗,才能开展稻作。于是,日本人设计兴建了几座抽水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这些抽水站才回到人民手中,发挥了有效的灌溉作用。眼前的这座,一直工作到近些年才关停。这座抽水站本来打算拆掉,在原址上建现代抽水站。老杨知道后,力主保护旧抽水站,说那是日本侵华罪证的证据,也是盘锦水利灌溉史的一部分。如此重要的工业遗存,怎么能说拆就拆?他东跑西奔,意见最终被采纳,现代抽水站另选他址。老杨总算松了一口气。现在,这座抽水站正在筹建市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和老杨一起到田庄台古战场遗址,听他讲解,我才明白老杨心里藏着很深的痛,而且痛感越来越强,常常让他睡不好觉。他说,多数人只知道中日甲午海战,并不知甲午战争最后一战在陆地,就在辽河口的田庄台。海战打了几个小时,把北洋舰队打垮了。陆战打了几个月,把清政府打垮了,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,实在是民族、国家的奇耻大辱。老杨长期研究这场战役,取得不少成果,说日军推进到辽河边,尽管在田庄台战场得了便宜,却已经筋疲力尽。那时只要清军组织兵力反攻回来,应该就能把强弩之末的日军镇压,历史就可能被改写。士兵浴血奋战,打得英勇顽强,可清政府腐败无能,下令撤退,把胜利拱手送给了敌人。老杨还专门去了日本,发现大量资料都在人家那里,任何相关资料都不让拿出,也不让抄录翻拍。老杨回来后,痛定思痛,下决心要建立自己的资料库。这些年,老杨和盘锦的化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,希望能在甲午最后一战遗址上建一座国家博物馆,让后人世代铭记历史,不忘国耻,立志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。

老杨算是盘锦城里最操心的文化人之一了。其实,我也并不很了解老杨,只看他整天忙得很,一件事接着一件事。我走过不少地方,印象里,一个地方有一个像老杨这样忙忙碌碌的文化人,地方文化就能被激活,就能提升文化品格,就能乡情满满。

老杨有自己的名字,叫杨洪琦。

乡村艺术家(小说)

□胡玲

绿湖是仙女织就的一大匹绿绸,村庄如一块温润的古玉,镶嵌在绿绸缎边上。白墙黑瓦的村舍,错落有致。房前屋后,花木繁盛瓜果艳,为古玉染上了姹紫嫣红。

小米恍若置身仙境中,灵感如泉涌。她支起画架,画笔在画布上轻快起舞,湖畔风光入画来。她突然决定在这里住段时间。

小米找了间民宿住下,每天在村里不停地画。村里冒出个艺术家,很吸睛。正在给花草浇水的李大爷,停下手中的活。王大妈踹得“嗡嗡”响的缝纫机,戛然而止。他们像好奇的猫儿,凑到小米跟前,带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。“你是画家?”“是啊。”“从哪里来?”“省城。”“来这儿旅游?”“嗯。”

李大爷踮起脚,从枝头摘下一大串红宝石。“姑娘,尝尝我们这的古竹荔枝,甜着呢!”小米毫不客气,剥开一颗丢进嘴里,牙齿划开柔软的果肉,甜蜜的汁液溢满口腔。

王大妈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屋,端来一大杯茶,清亮的茶汤闪烁着翡翠般的色泽。“姑娘,我们这的仙湖茶,喝一杯解解渴。”小米抿了一大口,一缕芬芳飘进心中。

村民的热情淳朴令小米沦陷。她像只跌入蜜罐中的小蜜蜂,很享受。没几天,她就和村民们混熟了。

这天,小米正在溪边作画,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,脸上的笑容比头顶的艳阳还要灿烂。“听说我们村来了位大画家,我专程前来拜会。”

“你是?”小米一脸蒙。“我是村支部书记,姓王。你叫我王大哥就行了。”小米受宠若惊,说:“王大哥找我有何贵干?”

“现在不是说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吗?你看咱们这儿,生态美,村民的日子也好了,就是缺少文化味儿。你来了正好,我们想聘请你给咱们村做艺术顾问,为村里再添一些文艺气息。”

听到“顾问”二字,小米的心仿佛喝了冰镇柠檬水,美得直冒泡,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

“咱们不会亏待你,村委有宿舍,你可以搬来免费住。至于吃嘛,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。”

能在村里免费吃住,这完全是天降大馅饼,小米赶紧把这张大饼接住。

小米搬进村委宿舍,既然做了顾问,就必须做出点名堂来。她在村里四处转悠,找村民聊天。几天下来,对村民的情况了如指掌:李大爷爱侍弄盆栽,王大妈会缝纫,陈伯是篾匠,刘姐擅女红……

村里有一间废弃的老祠堂,小米把屋子收拾干净,摆上村民不要的老家具,用木头做了块匾,刻上“村民艺术馆”几个大字,悬挂在正门上方。

小米来到李大爷家,李大爷正在摆弄一盆绿萝。“李大爷,你的绿萝养得真好,再装饰一下就成了艺术品了,说不定还会被人收购哩!”

“真的?”李大爷兴致盎然。

“把花鸟虫兽引入盆景中,岂不更妙?”

李大爷一头雾水,问:“怎么引来?”

小米神秘一笑,指指门口堆放的原木,说:“用木材雕刻成花鸟虫兽,点缀在盆景中。”

“我哪有这手艺?”李大爷直摇头。



“只要你肯学,我保证教会你。不用做得很像,有点神似就行了,朴拙的味道更打动人。”

小米带着李大爷选木材,教他使用工具、雕琢木胚、上色。两天后,绿萝上果真“飞”出了两只花蝴蝶。小米给盆景取名为“蝶恋叶”。

小米来找王大妈,王大妈正在缝衣服。“大妈,你的手艺这么好,可以做一些布艺品,像棉布包、香囊什么的,游客肯定喜欢,说不定会购买呢!”

“这主意好,就怕我做不好。”

“我可以教你,布艺品最关键的是手工精细。”

小米手把手教王大妈画图案,选布料,缝制。三天后,一只蓝棉布单肩包新鲜出炉。小米给包取名为“湖水蓝”。

小米走进一户户村民家。在她的指导下,一件件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从村民手中诞生,竹制品、农民画、木雕、剪纸、绣花鞋……小米把大家的作品通通放进村民艺术馆展示。

一天,小米兴冲冲来找李大爷,将一沓零钱放在桌上。“你的‘蝶恋叶’被游客买走了,整整150元。他说你的作品很有趣,下次还要买。”李大爷兴奋得一夜没睡,开始琢磨下个盆景作品。

又一天,小米来到王大妈家。“你做的‘湖水蓝’被一个城里姑娘买走了,80块钱。她很喜欢你的包,说以后要带闺蜜来买。”小米把钱拿给王大妈,王大妈高兴得差点叫起来,她一下子有了动力,马不停蹄地赶制新包。

小米带领村民,给所有破旧的老房子做了改造。原本黯淡斑驳的墙面,画上亮丽的壁画,老屋变得鲜活生动了。小米和大家就地取材,从溪流中捡来鹅卵石,从山上找来岩石,在田野和路边堆砌成假山、动物等各种独特的造型,妙趣横生。艺术的痕迹遍布村子的四面八方,村子充满艺术范儿和田园野趣。无数游客前来参观,各大媒体争相报道。

小米的假期结束了,她决定回城。村民得知了消息,纷纷赶到村委。李大爷带着荔枝干,王大妈拿着仙湖茶,村民们提着沉甸甸的土特产来给小米送行。

当大家推开小米的宿舍,看见窗台上摆放着李大爷的“蝶恋叶”,衣帽架上挂着王大妈的“湖水蓝”,床头柜上摆着陈伯的竹制花瓶。

“原来是姑娘你买了!”王大爷说。

“我只买了大家最开始做的三件作品,后面的,都是游客买走了,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乡村艺术家了。”

“小米,要是你留下来就好了。”大家依依不舍。

小米的眼睛湿润了,哽咽着说:“我回城邀请我的艺术家朋友来这里开工作室,教大家创作,还要推广、经营大家的艺术品。”

“太好了,我们等你回来。”一朵朵花儿开在村民的脸上,也开在小米的心里。

因为一座馆,爱上这座城

□张韵秋

远远望去,它如一本打开的书,又似一只振翅的蝴蝶。流畅的曲线,白如宣纸的幕墙,优美轮廓上错落镶嵌的蓝色玻璃,让整座建筑空灵通透,洋溢着现代艺术的清俊气息。

它便是宣城市规划馆,静卧于宛陵湖畔,面朝一湾浩渺碧波。每天,它静静迎来第一缕投向城市的晨曦,又目送夕阳从湖面收走最后一抹晚霞。寒来暑往,湖上鸥鹭翩跹,野鸭嬉戏,湖滨大道的梧桐循着四季的更迭,由春的嫩绿到秋的金黄。各色的花木亦不缺席,连同湿地上高挑的芦苇,总是一把把橙黄绿青的多彩融入它洁白的光影,在湖畔演绎着四季的诗意。

和许多人一样,我喜欢在它的注视中沿湖晨跑,或在夕阳中慢行,把一天的不快都消解在晚风中。还记得第一次近距离地感知它,是在三年前。有外地文学团队来宣采风,经反复斟酌,我们设计的“山水诗城”参观路线,第一站便

是规划馆。我带领朋友们走进了一楼宽大的序厅,宣城的历史底蕴、“敬亭烟雨”“北楼远眺”“南湖落雁”等美景,在城市印象片《古宣州十景》里与现实交错,如梦如幻,令人流连。

跟随城市发展的脚步,规划馆也在不断地升级。2025年春天,我带团再次走进序厅时,《古宣州十景》已换成自然资源印象片《山水诗城 自然之约》。记得那天,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作者朋友沉浸在流动的光影里,被宣城山林湖海的生态之美深深吸引。

自那以后,凡是有外地朋友来宣采风,规划馆便是我们的首选打卡点。有了这座集城市窗口与会客功能于一体的场馆,我们在与客人交流中,便多了十分的底气与自信。不知不觉间,几年来,我已参与组织十余次颇具规模的文学采风团前往规划馆进行交流,累计参观人数超过两百余人。

最难忘的,是2025年8月徐贵祥先生来访。驻足二楼俯瞰观景长廊,凭栏远眺,远近群楼错落,绿植葱茏。他由衷感慨:“宣城真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宜居好城市!”

从馆外的观望者,到馆内的引导者,这是我从一个普通市民到东道主的蝶变。几年来,我有幸见证了规划馆的不断更新,每一次来,都有新的发现与感悟。立于一楼隔空互动区,只消轻轻一挥衣袖,桃花潭畔便有桃花应声灼灼绽放,绯红满枝。水阳江中,群鱼也似通人意,摆尾逐波,自在游弋,一派生机盎然。另一侧,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古街盛景正在上演,往来商贾肩挑手提,吆喝声似在耳畔,市井摊位鳞次栉比,酒旗随风轻扬,千年繁华在流转的光影里鲜活如初。在“以文会友”区,美术、书法、书籍等文艺作品文墨飘香,尽显文房四宝城的山水真意和艺术风华。

三楼的国土空间规划模型展区,是规划馆的核心展区,亦是常来常新。造型逼真的巨型沙盘,山川、河流、大地、道路、建筑,皆点缀着声光电的巧思,蕴含着空间规划的前景与匠心,令人啧啧称奇。7分钟的总体规划宣传片,唯美的画面、精湛的解说词,把宣城的发展目标与核心内容,在LED大屏上尽情诠释,十分博人眼球。每次带访客驻足光影交织的大屏前,都仿佛是带领客人们通过立体的方式,阅读了一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宣城。

2025年木樨香浓的时节,全新影片《只此宣城》在规划馆上映。这次,我与家人一起走进规划馆三楼,在6分钟的光影中,我们一起沉浸式地感受了舌尖上的宣城、云上梯田等烟火气息。

走出规划馆,迎面湖风习习,金桂香气沁人心脾。心中涌动的,是一种深深的感动与幸福。

星河

王玲



宣城市规划馆